

骇人听闻的冤狱纪实



迫害狂——康生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迫害狂——康生

● 林青山 著

● 百花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邢凤藻

迫害狂——康生

林青山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5 插页：2 145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ISBN7—5306—0291—8/I·231 定价：2.95元

目 录

迫 害 狂	1
第一章 “两面人”	3
第二章 酷吏今昔	13
第三章 阴毒的冤狱设计者	45
第四章 置刘少奇于死地	65
第五章 罪恶的勾结	99
第六章 血洗神州	128
 康生在颤栗	 151
头场大火	151
抓替死鬼	163
后院再次失火	172
轰动后院的大字报	182
 康生盗宝记	 191

迫害狂

历史，用它不朽的笔，在中华民族的每一块土地上，镌刻下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诗章。这里，有民族的骄傲和光荣，也有民族的怨愤和耻辱。在那疯狂的岁月，我们党和人民经历的那场空前的大灾难中，在真理和邪恶、崇高和卑鄙、诚挚和阴谋、人性和兽性展开搏斗时，这么一位心毒手狠诡计多端的恶人，干尽了令有人毛骨悚然的坏事。他的阴险、贪婪、凶狠的灵魂深处，是多么令人难以想像啊！连顽石也要为之长叹。现在要写的，只是他罪恶中的几例——



第一章 “两面人”

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四月中旬，春光明媚，蔚蓝色天空，瓦蓝瓦蓝，风和日丽。钓鱼台里的树木，叶都已经放绿，百草茵茵。

钓鱼台已有八百余年的悠久历史。金章宗曾在这里钓过鱼。随着历代王朝的兴亡而时荒时茸，彼兴此废。乾隆所书的“钓鱼台”、“澄漪亭”、“潇碧轩”、“养源斋”至今尚存。景物清幽，历代文人逸士常在这里游宴赋诗。

宾馆正门朝向市中心，一座嵌刻着“钓鱼台”横额的假山，矗立在门的正中。绕过假山，一幢幢别墅式的馆舍，一幅幅优美的园林图画，争相映入眼帘，立刻把人带到一个宁静幽深、鸟语花香的境界。宾馆建筑都别具一格的新式楼房，小巧玲珑，雅素大方，棋布在浓荫翠盖之中，朝晖夕照，分外娇娆。

此刻，风景秀丽的钓鱼台，正成为康生和江青等指挥天下大乱的大本营。设备豪华的钓鱼台八楼楼上，足有六七十平方米的宽大办公室，显得空空荡荡。康生躊躇满志地倒背着双手，站在窗前，朝外张望着。窗外的明月，好似转身已经飞向“天堂”世界，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了。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，它洒下的万斛银辉，天宇间凝聚成一座水晶般的宫殿。

他回忆着自己的宦海生涯，自从一九二四年离开老家诸

域，已经四十三个岁月，如今，年近古稀了。自己虽非帝王之相，但眼下在中国，也是数得着的权势盖天的人物了。谁会想到，当年离开诸城的时候，竟是那么狼狈。佬娘不亲、舅舅不爱，大庙不收、小庙不留。

四十三年后，完全变了，变得连自己也似乎不大相信了。

“嘿嘿！”他得意地笑了笑：“吉人自有天助，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，却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经过几十年，党夺得了大天下，自己也得了小天下。”他踱着步想，“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，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，这些虽然都是宿命论的玩艺儿，但命运还是有的，有多少精明强干的人，不都走上黄泉之路了么？自己不仅是幸存者，而且成为叱咤风云、手握大权的人物，这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？”

此刻，又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刻。他掐着手指头，一个一个地数着，在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里，有冤有恨的死对头，一个一个地都败在自己手下了，个个丢盔卸甲。有的被打断了脊骨，永远站不起来了；有的见了阎王爷。多搞掉一个政敌，自己的地位，就前进了一位，像“接力”赛跑一样，一个一个都成为落伍者，自己却遥遥领先了。刘少奇这样一个第二号铁腕式人物，都没逃出自己的掌股之中；周恩来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；林彪虽然青云直上，成为时代的“宠儿”，一步登上第二号宝座。但他是个半死不活的。陈伯达虽然名次排在自己的前头，但他既无心计，又缺乏组织能力。在他看来，政治也是竞争，物竞天择，择优汰劣，适者生存，低能儿，窝囊废，蠢家伙，自然是败在智者手里。拿着雕翎扇的孔明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却能打遍天下无敌手，靠的是运筹帷幄，以智取胜。而一些力大无穷的李逵式的人，却只能在

“智多星”吴用指挥下，去冲锋陷阵。智者四两破千斤，蠢家伙千斤败在四两手中。

他忽然想起几天前，看的一部西方电影《罗马之战》，一个不到三尺高的侏儒，连床都上不去，还要卫士抱着，但他却智慧超群，成为千军万马的统帅。他略施小计，三下五除二，两个敌国，都被他打的落花流水。连在国王面前得宠的王后，都最后被逼自杀。……于是，他不由得想到自己：

“眼下的文化大革命，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政治舞台。胜者王侯败者贼，座上客，阶下囚，红的发紫，紫了又发黑，变化无常。这是一场智力竞赛，在这场智力的较量中，能者为先，吃一、看二、眼观三，一呼百应；败者，在冷冰冰、阴森森的囚室里，正朝着死亡的道路走着。自己在这场智力角逐中，却得了个满分。”他感到自豪，越想越得意，不由自主地捋着八字胡，突然，“丁零零”一阵电话铃响声，打破了他的沉思。他不慌不忙地走到足有一丈多长的大办公桌前，拿起电话机子，端着架，拉着腔：

“谁？”

“您是康老吗？”对方急促问。“我是，”康生道。

“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！”对方道。康生猛丁儿一愣，急促地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对方惊慌地叙述着不幸事件的经过。

顿时，像一声晴天霹雳，猛丁击在康生的头上，他只感到天在旋，地在转，头晕目眩，眼前漆黑，他好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如果不是电话里问：“康老有什么指示？”他还会昏昏沉沉下去，他一下像被蝎子蜇了似的，大发歇斯底里，吼叫着：

“你们必须立即查清死因，尽快地向我报告。”他把电话“叭”地一摔，已失去了常态，猛地坐在沙发上。

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他正在一步一步地使自己的权力达到鼎盛的时候，怎么这个祸偏偏落到自己的头上了？他们是吃了豹子胆，还是活腻了怎么的？！

一种惊愕、痛苦、愤怒的心情，猛烈地袭击着他。这位给成千上万人制造灾难的铁石心肠的人，居然也尝到了人世间还有痛苦。他那张长形的刀条子脸，顷刻变了形，变的更加阴森可怖了。

他忽然地站了起来，像一只发了疯的野兽似的，反剪着双手，在宽大的办公室里，踱过来，又踱过去。这是他的习惯，每逢遇上不如意的事，他都要用这种方式排忧解难，想出对策。他心里像刀绞般的痛苦，越想越愤怒，一种复仇的念头，从他脑子里一闪而过。

“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，这里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。他们没有胆量把矛头指向我，才对舒下手。这叫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……这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干的呢？这纯粹是阶级报复。想在我康生头上动土，狗胆包天！”他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办公桌跟前，拿起电话：“我是康生，”对方唯唯诺诺地答应：

“康老，有什么指示？”康生杀气腾腾，下达着严厉的命令：

“必须立刻成立调查组，要有公安部、北京市公安局和舒的工作单位——××干校联合调查组。要千方百计，尽快地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。”他停了一下，沉思了一会儿，气势汹汹

地说：“如果查清是他杀，就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尽快地把凶手抓到，要组织有经验的破案人员，参加此案的侦破工作。”

尽管还没查清真相，但他已胸有成竹，先入为主，这一定是他杀，是阶级敌人对自己采取的一种报复行为。虽然还没抓到凶手，但他已经恨的咬牙切齿，完全失去了控制，暴跳如雷，他大声吼叫：

“你们要当成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对待，争分夺秒，日夜突击，我给你们几天期限，到时候还弄不清楚，我就要拿你们是问！”

“是是是”，对方颤颤惊惊地回答着：“我们一定按照康老的指示去办。”

参加联合调查组的人，都感到像泰山压顶一样，心事重重，个个一筹莫展。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坐卧不安，心惊肉跳。

康生的为人，他们太熟悉了。满足康生的要求，可不是一件容易事，这几乎比登天还难。顺着康生的竿向上爬，百分之百地满足他，不知要冤枉多少人。可是，要违反这位权势盖天人物的愿望，怎么交差？他能善罢甘休吗？说不定闹个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一想到这些，这些办案人员，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——蔫了，只好耷拉脑袋，硬着头皮去调查吧！

究竟为了什么案件，引起康生这样一位大人物，如此地重视、痛苦、愤怒和烦恼？说起来话长了，这要追溯到往事——

三十年代初，康生在上海任区委书记的时候，他就和舒“住机关”，舒当时二十岁刚出头。她长的眉清目秀，白皙的皮肤，说起话来，轻声细语；康生也只有三十二、三岁。年轻时的康生，并不是像“文化大革命”时那样，佝偻着身子，刀条

子脸，面色苍白，看起来，阴森森的，透着杀气。三十年代的康生，是细高挑儿，近似一米八的个头，大少爷出身，风流倜傥。他同舒，既是亲戚，又在一起工作。从此，两个人便有了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关系。

哪知，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之祸福。康生废寝忘食，使出全身的解数来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大火之际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火居然烧到自己头上了。一批大字报，轰击到舒的身上。大字报轰击舒，康生早已知道，他火冒三丈：“打狗还得看主人，现在居然在舒的头上开刀了，这哪里是反舒，明明是反对我嘛！”如果抛头露面地应战便会有失体面；如果不接受这个挑战，这口气怎么咽下去？

他正犹豫不决，究竟应该怎样应付这场挑战时，舒居然不明不白地死了。

康生动了杀机，要利用这件事作文章。

这天下午，联合调查组向康生汇报验尸经过，康生板着一副铁青的面孔，紧皱着眉头，一口一口地吸着烟。联合调查组的几个成员，不时地望着他，都被他这张神秘莫测的吓人面孔，惊得不知所措。一种恐怖、紧张和忧虑的气氛，笼罩着联合调查组每个成员的头上。

当医生汇报舒是自杀，不是他杀时，康生铁青着脸，没有吭声，只是用那似乎能洞穿肌肤和肺腑的冷彻的目光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医生。医生的眼光避开了，她的头低了下来，她的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。她已经意识到，今天是身陷“白虎堂”，说不定有来无回了。

康生听完汇报，把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留下，他仔细地看
着医院检验的化验单，上面写着：

“因服过多安眠药死亡。”

他把化验单往桌子上一扔，说道：

“舒是一个心胸开朗的革命乐观主义者，对党是忠实的，对革命充满着信心，她怎么可能自杀？”康生两眼盯着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，以质问的口气道：

“你们谁能说清楚，她为什么要自杀？蚂蚁尚且贪生，一个人凭白无故地就不想活了？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问题是一清二楚，是他杀，根本不是自杀。这个医生有问题，要隔离审查。”

“谁敢说妹妹是自杀，这是对她的污蔑。”康生老婆哭的两只眼睛又红又肿，她素来敏感多疑、喜怒无常，此刻，又发作起来，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这里面一定有坏人，他们不敢碰康老，拿我妹妹煞气。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案件。一定有人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目的的经过周密策划下手的。她为党干了那么多工作，襟怀坦白，光明磊落，她有什么必要自杀？”她蛮横地用手指着专案人员，大发歇斯底里，用一种审讯犯人的口气质问：

“你们谁能给我回答这个问题？”

几个专案负责人，吓的面色惊慌，头上冒着虚汗，互相面面相觑。谁心里都明白，眼下这对夫妇是手握生杀大权，谁惹得起呀！他们说这个东西是白的，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黑的。他们正想找碴开杀戒呢！

这个棘手的案件可怎么收场啊？办案人员心里明镜似的。出路不外乎是两条：一是昧着良心，抓一些替死鬼，应付过去，这可就是一些无辜者，家破人亡了；另一条，即实事求是

是，一是一二是二，这自己就要成为替死鬼了。专案人员为难了。

“再换个医生，重新检查一下，”一个专案人员建议说：“万一两个医生，结论一致的话，也好……”

第二次负责检查的医生，又是一位不会看政治行情的，在检验证明上又写上了：

“因服过多安眠药死亡。”

这位不会看眉高眼低的医生的命运，同第一位医生一样，顷刻成为康生夫妇的审查对象，变成阶下囚了。

“为什么都一口咬定是自杀，而不说是他杀呢？”康生听到联合调查组的第二次汇报之后，气得脸色煞白。他反剪着双手，在屋里急速地走来走去。“这明明是一起政治谋杀案，医生也和坏人同流合污了。医生要是捣鬼，这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他们可以从别的死人胃里偷换出一点肠胃中的东西，用偷梁换柱的办法，一化验，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你们眼睛瞎了，你们瞞别人行，还能瞞了我，我是干什么的？”

他立刻下令把舒工作单位的负责人，医院里抢救大夫顾等八个人作为重点对象，设立专案，进行审查。另外还有五十人被列为非重点的审查对象。

采取了这样严厉的措施，康生的老婆仍不肯罢休，她到舒的单位，又是哭又是闹。人们一提起这件事，真似谈虎色变。

刹那间，这个单位被康生夫妇闹得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，个个吓的魂不附体。同舒关系不好的人，在劫难逃；就是同舒关系不冷不热的，也成了怀疑对象。一种恐怖、紧张和不安的气氛，笼罩着每一个人。已经到了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的地步。人在家中坐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办案人员一个通知，便打

入另册。从此，办案人员按照康生的指令，使出全身的解数，不分昼夜地审讯，大喊大叫，拍着桌子：

“你交代，这个案子是通天的，你不交代能过得了关吗？”

一个好端端的学校，刹那间，变成了审讯的公堂。

一些被无辜审讯的人，不交代吧，又抵制不了这些手持尚方宝剑人的逼供；交代吧，只能是把屎盆硬往自己头上扣，违心地编出一套假话，承认自己是“凶手”，他们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。

在康生、曹轶欧的直接插手下，这一案件，逼死一人，逼疯四人，逮捕七人，被审讯的达数十人之多！尽管兴师动众，下这样的狠手，掘地三尺，大海捞针，闹的人仰马翻，结果连半个凶手也没抓到。但却给不少家庭带来了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悲剧。

康生的这一新闻传出之后，使一些熟悉他的人，都相当吃惊：

“我们一点也没想到，他也有这一手，康老多正经呀！”

“他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谁会想到这！”

“要说他迫害起人来，心毒手狠，这谁都会信的，而且恶名在外。可他生活上有问题，却没露出丝毫马脚。”

“这人真有两本事，又想做婊子，又想立贞节牌坊，”有人骂道：“真是中国头号伪君子！”

康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善于掩盖自己内心世界的人，一个密不透风的人。他的公开形象跟他暗地里干的罪恶勾当，仿佛正极与负极，高温与低温，白与黑，反差强烈、鲜明。

人们不由得想起李汝珍在《镜花缘》中所描绘的“两面人”：

“他们个个头戴浩然巾，都把脑后遮住，只露一张正面，却把那面藏了。”他们的正面，“和颜悦色、满面谦恭”，令人“可爱可亲可敬”。然而，当那个唐敖悄悄揭起“两面人”的浩然巾，不由得大叫：“吓杀我了”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见到了“两面人”的另一面——“一面恶脸，鼠眼鹰鼻，满脸横肉。他见了小弟，把扫帚眉一皱，血盆口一张，伸出一条长舌头，喷出一股毒气，霎时阴风惨惨，黑雾漫漫……”

绝妙，绝妙！十八、十九世纪的李汝珍，仿佛给二十世纪的康生勾画出一幅维妙维肖的画相！

人们也不由得想及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生在小说《化身博士》中所刻画的“两面人物”的形象：小说的主人公居然具备两个人格，两个外貌。在公众面前，他是一个“德才超群的知名人士”，而在背地里却化为另一个人，“急不可耐地追寻那种赏心乐事”，“带着野兽般的贪欲寻欢作乐，而不惜给其他人以任何程度的痛苦和折磨”。

绝妙，绝妙！十九世纪的史蒂文生，也给二十世纪的康生画了一幅酷似的肖像！

如果问：康生是个什么人？

哦，他就是李汝珍笔下的“两面人”！他就是史蒂文生笔下的“化身博士”！

人前，人后；明里，暗地；公开，秘密——他迅速地变换着他的双重人格，两面形象。他就是靠这一手，骗取了信任，青云直上。

第二章 酷吏今昔

康生以党内“酷吏”闻名于世，作恶多端，由来已久。时光可追溯到四十多年以前——

他曾在莫斯科住了四年，是王明把他调去的。

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团团长，康生便投入王明的怀抱，成为王明的心腹。康生善于出谋划策，王明离不开这位得心应手的智囊，曾任命他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团副团长，成为王明的左右手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。中央把康生召了回来。长期留居国外的康生，回到延安自己就觉得渺小、不同了。这里有党的领袖毛泽东，有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家朱德、彭德怀和叶剑英；有雄才大略、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周恩来；还有杰出的党的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专家陈云和任弼时等同志。群星灿烂，人才济济。康生对这一切工作，几乎都是擗面杖吹火，一窍不通；但他的地位，并不算低，是参加最高决策的政治局的成员之一。

究竟把他往哪里摆呢？中央领导人是费了一番脑子的，谁心里都明镜似的——他是王明的智囊、打手和心腹。可是为了团结五湖四海，又不能排斥他。开始，让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，一九三八年八月左右，就让他负责一部分审查干部及对敌斗争的领导工作了。